



家人围坐炉火亲

□ 杨靖

故乡在山坳里，一到冬天，凛冽的风便从山谷吹来，从沟上一直到沟下，再吹过一条小河，把两岸的树叶全部带走。尤其是傍晚以后，从太阳落山那一刻起，冷风开始割面，把人吹得瑟瑟发抖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不过没关系，农家人自有办法。只需在堂前燃上一炉柴火，就足以应对一个又一个寒冷枯燥的漫长冬夜。

晚饭后，全家人就开始忙活。父亲在后院挥舞斧头，母亲帮着搬柴火，阿公喜欢用稻草，阿婆说冬天的笋壳才最适合点火。我也没闲着，拿起扫帚把炉上的灰尘全都清理干净。等一切准备就绪，父亲就着手架柴生火。笋壳点火，稻草助燃，最后再放几块木头。若是稻草放得太多，淹没了火苗，就会浓烟滚滚，熏得眼泪直流，不停咳嗽。别着急，父亲会用火筒把柴火吹旺，直到白烟减少，亮出明晃晃的火舌。

随着柴火的添加，火势越来越大，像刹那间绽放的花朵，开在堂前，把夜晚照亮，引来左邻右舍一起围坐，共话琐碎家常。不一会儿，寒气一点一点被蒸发掉，留下一团火热。干燥的柴火，烧得噼噼啪啪，稍不注意就会有一个调皮的火星子在衣服上吻出一个小洞。未干的柴火，在大火的攻击下，噉噉作响，像极了悦耳的晚间伴奏曲。

大火熊熊燃烧，烤得人浑身暖烘烘，闲聊的气氛也被烘托得上头。沟上的杨大爷年底要讨媳妇了，沟下的二奶奶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，张家的母猪又下了一窝小崽儿，刘家的手脚真快，又开始灌香肠了……东家长，西家短，没有固定话题，想到哪就聊哪，随心所欲，自在洒脱。聊到开心处，会爆发出此起彼伏的笑声，把火苗都震得颤抖，映出一张张火红的笑容。聊到伤心处，就沉默一小会儿，拍拍肩膀，安慰几句，添一根柴后又抛诸脑后。

烤火暖身，是冬夜的固定节目。但最开心的，莫过于感受一场味蕾的畅快。烤花生、烤红薯、烤土豆……香气飘满老屋，把大黄狗撩得对着黑夜不停地吼叫。刚好晚归的杨二爷骑着自行车路过，父亲赶紧向他招手，酒局又多了一人。阿公最爱饮酒，戒了一辈子也没戒掉，还总喜欢把酒倒进瓷盅，放进柴火堆里稍加温热。阿婆说，热酒喝多了伤身体，却也劝不住阿公的执着。邻居大奶奶虽已年过古稀，喝起酒来一点也不逊色。喝醉了，就敞开心扉讲故事。故事跌宕有趣，三言两语就把大伙儿给逗乐。只是故事里的主人翁，早已不在，全都在后山安安静静地躺着了。阿婆叫她别想那么多，日子要开开心心地过。大奶奶点了点头，说明儿就去沟下看看二奶奶，说完又闷下一口，把自个儿喝得脸红身子热。身子一旦热起来，冻疮就止不住地痒，最后只能用烤热的姜片盖住缓解难受。有时，大人们喝起劲儿了，还会拿我寻开心。喜欢看我好奇地喝下一口酒，然后露出痛苦的脸色。我呸呸地吐得着急，他们却哈哈地笑得欢乐。母亲在一旁也不帮我，自顾自地打着毛线，说是要赶在天亮以前，给我织一条围脖。夜越来越深，却不觉得半点寒冷。待吃饱喝足后，困意也如草木灰一样越积越多，大伙儿这才回了各自的屋。

时过境迁，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火炉子早已退出历史舞台。但是，儿时记忆里的那一炉火焰，却在我心中一直燃烧着，它温暖了童年，也柔软了旖旎时光中的我。

细伯的点滴往事

□ 何迎春

父亲有四个兄弟、两个姐姐。听他讲，他刚能翻过堂屋门槛时，他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爷爷，因病撒手而去。从此，长兄如父，大嫂比母，与我奶奶把他及兄弟姐妹拉扯大。

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：为什么大伯母，我们小孩都喊她细伯，而其他几个伯母我们却喊二妈、三妈、么妈。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只能从被尊称为先生的著名女作家杨绛那儿悟出“细伯”的含义。细伯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她德配天地。

儿时，我们住在大院子，我家灶房紧挨着二伯家猪圈屋。我家灶屋与猪圈屋间有棵粗大的杏子树，据我父亲说那树是分家时，细伯分给他的。杏树春天繁花似锦，给人美好期待；夏天童童如车盖，给以阴凉。从我家灶屋出去几步就到了细伯家檐下，那面土砖墙开了扇木质窗户。细伯家灯光照在我家猪圈屋茅草上，她家说话声、炒菜声、油飘香都从那过来，我不知道走过那窗、走过那长檐、拐个弯去她家望过多少次。最深记忆处，她家猪圈屋外有棵粗大斜倾的黄楠树，那时大哥二哥经常说树上有菜花蛇，每每路过树下总担心从上面掉下条菜花蛇落在脖子上，那时常在细伯家地坝玩，常听见我妈在屋里喊我回去吃饭，细伯就回答：“他在我屋吃，吃了回来！”晚饭后，细伯掌一盏煤油灯，走那黄楠树下送我回家，夜晚的风把那玻璃灯罩里的火苗吹得歪来斜去。

童年不谙世事，好玩耍，每天玩得天昏地暗才落屋。细伯家门前那棵黄楠树是怎么没有的？记忆里已没印象。只记得细伯家门口没了那棵黄楠树后，格外亮堂，最醒目的是地坝边那几棵粗大的李子树，顶着稀疏枝叶，果子突兀在铁丝般枝上，散发着诱人的红光，吃一枚，脆甜，地坝边还有棵柚子树。地坝边缘被春萍妹妹栽上了玫瑰花，还有五瓣粉色的石蒜花、蛇紫嫣红的指甲花。水果熟时，我们路过细伯家地坝边，她会喊我们摘果子来吃，而待柚子黄熟时，她会分给兄弟家。

孩提时，我喜欢钓鱼，经常拿着竹竿去堰塘钓鱼，待吃午饭回家路过细伯家地坝边，她见了就喊我去吃饭。稍微长大的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如沙地萝卜一带就走，若遇上她家煮好吃的，她会追到我家喊我去吃饭，我若固执地不去，她会端一碗过来，她知道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娃娃长身体一年半载难得吃回肉。细伯蒸粉肉，土碗底下放上地坝边柚子树上摘的叶，散发着独特的清香，那美味迄今无法寻到。

细伯身子骨小，人勤劳，把房前、屋对门自留地里的包谷苗喂养得比人高，那丛中带刺的青黄瓜先恐后往架子上爬。那南瓜像面盆一样大，还有像肘一样的紫色茄子，她让儿女没有忍饥挨饿。

细伯从不与人争吵，遇事歉让，邻里的鸡鸭鹅把她门前稻吃得如刷把，她只撵不打，别人家有红白喜事都会去帮忙。院子里几个小孩还拜她为干妈。

儿时，我们从没思考过一日三餐的不易。在村里读了小学，然后初中、高中……走出大山，离故乡越来越远，与亲人相聚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。而亲人每到村口黄楠树下，总会不自觉地抬头往朝阳寺山垭口张望，细伯几乎天天在那儿，他有几个儿女在山外工作。

我每次回老家，细伯都会来我家看我，她不大说话，听我与大家聊天。

二十年前，也就是我女儿出生那年，是我人生最低谷。我到川西谋生去了，家里剩下父母、妻女，农活多。七十多岁的细伯每天清早到村口我家带我女儿。平时听父母讲起她带我家孩子的事时很是感动。我从成都带回去的宫庭桃酥，她说很好吃，那以后我每次回故乡都会给她带。每次我回老家拿钱给她，她都不要，我们放在桌上就走了，而我回城时来送我们的人中总有人拿钱给我，说是细伯拿给我娃娃的！

故乡就是脐带脱落的地方，我们为了生活渐行渐远，而有关那片土地上亲人的记忆如造血干细胞，支撑我们的生命，让人生丰满而美好。

“霉”飞“舌”舞满嘴香

□ 周梦蝶

转眼又到数九天。天气冷了，年也近了，这个时候，很容易让人想起家乡的香肠和腊肉。还有一种腌腊小食品，也与年味有关，那就是暗香阵阵扑鼻而来的“朽豆腐”。

“朽豆腐”是我们川南地带的土话，还有更加土得掉渣的民间说法，叫做“朽灰抹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腐朽了的豆腐看上去好像抹了一层灰，属于咸菜的一种。每到冬至前后，乡下的主妇们都会自制或购买豆腐，将之切成一两寸长短的小方块，放在箩筐或纸箱里发酵。箩筐或纸箱铺垫上稻草，放进豆腐块后，一层稻草一层豆腐，有如学生宿舍的“上下铺”，层层码好，分隔开来。十来天后，豆腐块会长出一层灰黑带毛状的霉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腐臭味。

外婆是做“朽豆腐”的一把好手，待到豆腐“长毛”后，她会严严实实、密密麻麻地裹上用辣椒粉和食盐等调制而成的佐料，拿到太阳底下晒上个三五天，让其充分汲取阳光的味道，然后放进坛子里。装满后拿布条将坛口捂实，用绳捆紧，加上坛盖密封，并在坛子的檐口灌满井水，使之密不透风。过了个把月时间，打开坛盖子，取出“朽豆腐”，一股浓郁的香味顿时在空气中弥漫。尤其是到了饭点，用筷头将表层的辣椒剥掉，从中破开，再将花生米般大的一小块“朽豆腐”送入口里，细细品尝，那味儿润滑细嫩、麻辣鲜香，说有多爽有多爽。

如果把“朽豆腐”视为一个“养在深闺无人识”的姑娘，那么长了“霉毛”便是她的“皮草”，而她的“化妆品”便是各种佐料。相对而言，辣椒面、花椒

粉是她的“口红”，桂皮、茴香则是她的“香水”。

我从来都不怀疑，人的肠胃和人的大脑一样都是有记忆功能的，特别是童年时期对于美食的记忆，往往会跟随我们，相伴终身。记得我第一次见到“朽豆腐”，对这“暗黑料理”并没有什么好感，那闻起来有些臭臭的感觉，让我不是很喜欢。然而，看到外婆吃饭时，总爱夹一小碟，吃进嘴里拌饭，嚼得那个香甜，不由得让我垂涎三尺，便也大着胆子夹了一丁点放进口中咂巴咂巴起来。那一瞬间，醇厚鲜美的滋味，在我舌尖上“飞舞”，在口腔里“盛放”，穿透了味蕾的最后一道屏障，填满了我整个味觉的空旷。从此，松软细腻、入口即化的“朽豆腐”成了我至爱的味道，即便我后来去了二十里外的乡镇求学，每次从家里徒步返校时，我的书包里除了课本外总有两瓶东西形影不离，一瓶是外婆装的“朽豆腐”，另一瓶是父亲装的蜂蜜。

如今，我依然爱吃“朽豆腐”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豆腐乳。因而，去市场买菜时，偶尔我也会买些装在玻璃瓶、泡在香油中的豆腐乳回家。可惜的是，吃遍了所有可以买到的豆腐乳，却再也品尝不到外婆亲手制作的“朽豆腐”那种独特的风味了。或许，味道和食物本身一样，也是一种相当奇怪的东西，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流逝，有的已经模糊不清，相去甚远，有的还是恍然如梦，清晰可见，就像外婆酿的“朽豆腐”，因为浓缩了亲情至爱，所以弥足珍贵，即使她早已不在人世，而那再熟悉不过的味道，经过岁月的酝酿和发酵，依旧香醇浓郁，让人倍加思念！